



诗歌

春风辞(外二首)

北原

二月,雪说来就来
一夜间冷暖就此分离
春风也是,它旁若无人地吹
吹得湖面破碎成线
吹得行人踏雪寻梅
而赶春的人迷途知返
湖边有细柳,松下有星芒
我有低低的尘世
泥土的芬芳

冶峪河谷的风

此刻,时间的风
吹在寂静的冶峪河谷
我看见一朵小小的婆婆纳
张开双臂对着春日微笑

雪花落尽,地上长出明亮的星芒
久违的人会在春天重逢

甘泉湖中的黑鹤

岸边的枯柳,水草和残荷
被一场渭北的大雪覆盖
唯一一只静立的黑鹤
以出世之美挽回了颓势
划出一道冰水交界的弧线

我和朵朵沿着湖畔踱步
穿过柳树,跨过木桥
慢慢靠近湖中的黑鹤
在最近的木凳上闲坐
无端地浪费了午后时光

光芒收归于内心的黑鹤
在冰水交界的弧线行走
正慢慢地靠近我和朵朵
在夕阳的余光下动用了翅膀

故乡

黄汉华

走过千山万水
走不出故乡的牵挂
尝尽四季冷暖
尝不尽故乡的味道
外面的美景
比不上故乡的田园
外面的繁华
比不上故乡的清雅

乡音让人心怡
乡风让人心醉
山那边是江湖
山这边是乡情
水远处是漂泊
水近处是港湾

闯荡江湖
几经漂泊
蓦然回首
故乡
总有一盏灯
为你点亮

的刀光。这并非背信弃义的阴谋,而是一个深知“除恶即为至善”的哲学家,在完成其最艰难、也最不得已的实践。

祥符宫(今文庙)的大成殿寂静无声,孔子塑像威严肃穆。当年池仲容在此领受赏赐的欢腾,与转瞬沦为阶下囚的骇然,早已被时光吸吮干净。殿外阳光炽烈,古树亭亭如盖。我忽然想,那条湮灭的古道,池仲容只走完了地理的单程。而王阳明往返其上的,是一条更为漫长曲折的“心途”。这条路上,没有战胜者的欢愉,只有一种沉重的、沾染了血色的明澈:致良知的路,有时不得不经过除恶的险隘;无限的光明,也需直面人性中无法被光照亮的深壑。

离开文庙,市声依旧。那条地图上的虚线,或许终将完全褪色。但我知道,在某个层面上,这条穷途与心途交织的古道,永远不会废弃。它存在于每一个面临“艰难决定”的瞬间,存在于理想与现实短兵相接的裂隙处,提醒着我们:最高的智慧,往往诞生于最深刻的内心冲突之后;最彻底的安宁,有时需要先经历一场无法回避的、呕心沥血的斗争。这便是王阳明在这条古道上,留给后人的,超越胜负的遗响。

后,他“呕吐”“昏倒在地”的生理反应中,袒露无遗。他不是嗜血的屠夫,而是笃信“致良知”“万物一体”的儒者。他的兵法“攻心为上”,核心是“抚剿有道”,其理想绝非单纯的歼灭,而是教化与秩序的重建。他释放卢珂、郑志高,厚待黄金巢,皆是此念。然而,面对池仲容——一个将诈降玩得如此纯熟,将权力野心深植于骨髓,甚至在假意归顺中仍不忘“吃喝嫖赌,匪性不改”的巨枭,王阳明清醒地认识到,语言与仁心已触不到其良知的分毫。

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池仲容在较量“术”,用山林枭雄的机变应对官场;而王阳明在权衡“道”,在“不杀”的仁心与“必杀”的拯世责任间煎熬。他必须赢,非为个人功业,而为三省生灵的安枕。当池仲容将“若要伸,先用屈”的匪盗哲学奉为圭臬时,他便永远无法理解,对面那个似乎被他“瞒过”的巡抚,内心正经历着怎样的风暴。王阳明的“伎俩”,每一步都蕴含着对人性最后的勘测与失望。

他给予机会,观察反应;他布下迷阵,检验心性。直到那份“于心不宁”,绝非对计谋的犹豫,而是源于一种更深沉的痛苦。这份痛苦,在擒杀池仲容

外,土地总会孕育出那些让人尖叫一声的稀有色彩。在西北坡地上,一场春雨过后,土地缓缓解冻,如一垄空闷醒的面团,那松软和蒸腾之气,从鞋底传来。在苜蓿地和草坡上,墨绿色的地软躺在泥土和草皮之间,雨水泡发了它们原本黑色干脆的身体,变得软如裙裾,它是人们非常喜爱的山珍,味极鲜美,是餐桌上的珍品。

早春,踏足山野更有趣。山峦沟壑间虽还少些生气,但信步田野,那些破土前的拱起,让人心生幻想。有刺猬冬眠后松动的土堆,也有植物出世前奋力的伸展,那些看不见的春意,总是躺在我们的脚边,乃至视野尽头。在村里,我们熟悉每一寸土地,这里是一丛马兰花,那里有几亩野黄花,沙棘丛里是成片野韭菜,一切都在农人心里扎了根,错了。

这个时候,天地的画轴刚刚展开,万物都蘸墨凝思,春秋不易,在哪里着墨,便在哪里生根挥洒生命。

天空是无法驻足的疆域,雄鹰、蜂蝶、云霞、虹霓、雷电,都只能经过那里,无法生根。土地可以,土地可以让所有希冀发芽、

知蒲公英的嫩叶是苦的,却能清火;更不知道,每一种能入口的草木背后,都站着一个弯腰劳作的、沉默的背影。那背影,是外婆的,是母亲的,也是这片土地上无数代女人的。她们的手是粗糙的,指甲缝里常带着洗不净的泥,可正是这双手,最先触摸到春天的脉搏,然后把整个春天,端到一家人的饭桌上。

前些日子,母亲打电话来,说老家拆迁了,老屋的天井被填了,要盖厂房。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末了,她轻声说:“可惜了那几丛荠菜,往后再也长不出来了。”我心里一酸,不知该说些什么。

周末去菜市场,竟看见有妇人蹲在角落里,面前摆着几小袋择得干干净净的荠菜。我

无非是暂时的休战,是力量悬殊时的权宜之计。他派胞弟池仲安率老弱诈降,是试探,也是一着险棋。他以为自己看惯了官场的敷衍与盗寇的反复,这无非是又一次虚实之间的周旋。

于是,他来了。带着九十三名精锐,如赴一场强者间的鸿门宴。资料中那细微的差池——《捷音疏》言“四十余人”,而众史皆载“九十三人”——或许正泄露了池仲容那一刻膨胀的心态:他不仅要自保,更要显威。他亲眼看见赣州城“散兵归农”,张灯结彩,笙歌彻夜;他贿赂狱卒,窥见仇家卢珂身陷囹圄,枷锁深固;他住进敞亮的祥符宫,接受官吏逐日的酒肉犒劳与繁华导览。王阳明为他编织的“太平幻境”如此完美,完美到他相信自己的“屈身”之策已然奏效,那“赢得他人”的得意,恐怕已如暖流般,消融了他最后一丝警醒。他将王阳明的忍耐看作怯懦,将王阳明的布局误读为庸碌,匪性的狡黠,此刻反成了障目的叶。

他不知,自己每一步,都踏在对方的心算之内。王阳明那份“于心不宁”,绝非对计谋的犹豫,而是源于一种更深沉的痛苦。这份痛苦,在擒杀池仲容

顶破泥土时,笋芽的褐红色总让人惊讶,一场场春雨,能让它们快速拔节上蹿,直到一层层外壳褪去,一株翠绿的新竹,才能在晚春里挺拔而立。

在高山幽林里,水晶兰倏然破土,叶片透明乳白,如大地渗出的乳汁,又像掉落林地的一束月光,被时光凝结。它的嫩芽微蜷,叶如鳞片,层层包着小钟样的花苞。仅仅四十天,这种白色精灵便完成破土、展茎、开花、结果、枯萎的生命历程,让人哑然惋惜。

天麻也是土壤里孕育的奇迹。如冲向天空的黄鹌群一样,天麻的茎像一根根黄褐色指节,血肉质感可见可触,它下定决心,要为那些不甘被埋没的生命代言。有风时,它岿然不动,如倔强的手掌,没有风时,却轻轻摇摆,很是神奇,又被称为定风草。

看灯花的冬天没有一刻浪费,它们用数十天积蓄营养,在早春时节花茎破土,淡紫色苞片紧紧抱在一起,很快就绽放成黄色花蕊,是最低调的迎春族。在残雪和冻土间开放,等春暖百花争艳时,它却早悄然凋谢,慢慢长出宽大的叶子,泯然芳草间。

在绝大多数的绿色生命之

于是想起外婆。外婆若在,这时节该领着我下地去挑“地地菜”了。她的小脚走在田埂上,颤颤巍巍,眼睛却尖得很,一眼就能从杂草丛里认出那些锯齿状的、贴着地皮长的精灵。她边挑边念叨:“三月三,地菜煮鸡蛋,吃了石头都踩烂。”那时不懂这话的意思,只惦记着鸡蛋的香。后来才明白,外婆是把一整年的硬朗和康健,都煮进那锅绿莹莹的汤里了。那汤其实有些涩,我却年年喝得一滴不剩。那是春天给予穷苦人家的、最慷慨的馈赠。

这些事,如今住在高楼里的孩子是不知道的。他们或许从绘本里认得荠菜,认得蒲公英,却不知道荠菜用开水焯过,剁碎后拌上香干,能下一大碗饭;不

踏上赣州城的老街,脚下是修复过的青石板,两旁是仿古的檐角与幌子。导航地图上,一条淡若蛛丝的虚线,从广东和平县的涑头,蜿蜒蜿蜒,指向我所在的此地。这便是五百年前,池仲容率九十三名心腹走向末路的那条古道。如今,高速公路与铁路早将山岳拉成坦途,这虚线所代表的小径,恐怕只残存于县志的地图与采药人的记忆里了。时间是最彻底的重建者,它用繁华覆盖了荒径,用安宁抹平了烽烟。然而,站在这曾被唤作“祥符宫”、如今是庄严文庙的院落中,我却感到,有一条路从未消失。它不在山野,而在人心的层岩之下,是明朝正德十二年那个闰十二月,王阳明与池仲容隔着酒杯、笑容与猜忌,步步走出的那条凶险心途。

池仲容走上这条路的姿态,大约并非穷途末路的惶然,反倒带着几分“勘破伎俩”的倨傲。他是三省边陲的“金龙霸王”,借号设官,屡败官军,将朝廷的“狼兵”讥讽为迟缓的笨象。当王阳明的告谕与牛酒银布送到涑头,当周遭寨响纷纷归顺时,他依然冷笑:“官府来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为凭!”这份多疑,源于他对旧有游戏规则的熟稔——招安

若从立春算起,春天是裹在雪花里的。

雪还未完全消融时,春便已搅拌着浓稠的色素,泼洒向大地。新年刚过,气温回升,湖水解冻后,飞鸟悄然而至,长足白鹭栖在浅水,鸭群浮于水面,小雀娇小飞腾点水捉鱼,它们总如使者般,在人不至的地方,拉扯起春讯。

这时的春天,还藏在节气的笔画和日子的外壳里。我们用脚步和指尖,去触摸春天。

蛰伏太久,到南山去,从硬化路面踩出去,干草下的土壤,有了松动的劲,鞋底有了松软的弹性。蹲下来,摸一摸和落叶冻在一起土屑,已经颗粒分明,有了几分潮动的味道和细腻的轮廓。

泥土,是春气最先沾染的地方,它们在寒冷的冬天里紧紧抱在一起,捂住了上一年的积攒的墙情,等春时一到,便打开毛孔,让日光和地气相接,任由那些积蓄的灵气生发。

春土是张魔法布,你永远不知道,这一方泥土里,将会钻出哪些奇妙的东西。有人说,不管是什么,总是些细嫩的绿意。

不尽然。

老屋的天井里,最先报春的,不是那些金贵的花,是墙根底下自个冒出来的荠菜。母亲说,这叫“报娘青”,说荠菜最懂人心,知道一冬的腌菜吃乏了嘴,巴巴地就拱出土来,给做媳妇的尝个鲜。她说这话时,蹲在墙根,手里的剪刀在荠菜根部轻轻一旋,一朵带着晨露的绿就落进竹篮里。阳光斜斜地打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我看见那发丝间,也闪着早春的光。

城里的春天不是这样的。公园里也栽着连翘和迎春,黄得轰轰烈烈,像谁打翻了颜料桶。可我总觉得它们太喧闹,太理直气壮,少了些人间烟火的谦卑。真正的春天,是藏在母亲那一篮荠菜里的,藏在它根部带起的那一小撮湿润的泥土里。

穷途与心途

赣州古道上的阳谋与良知

杨廷强

早春记

王重扬

春天的那些

人间草木

林怡静

